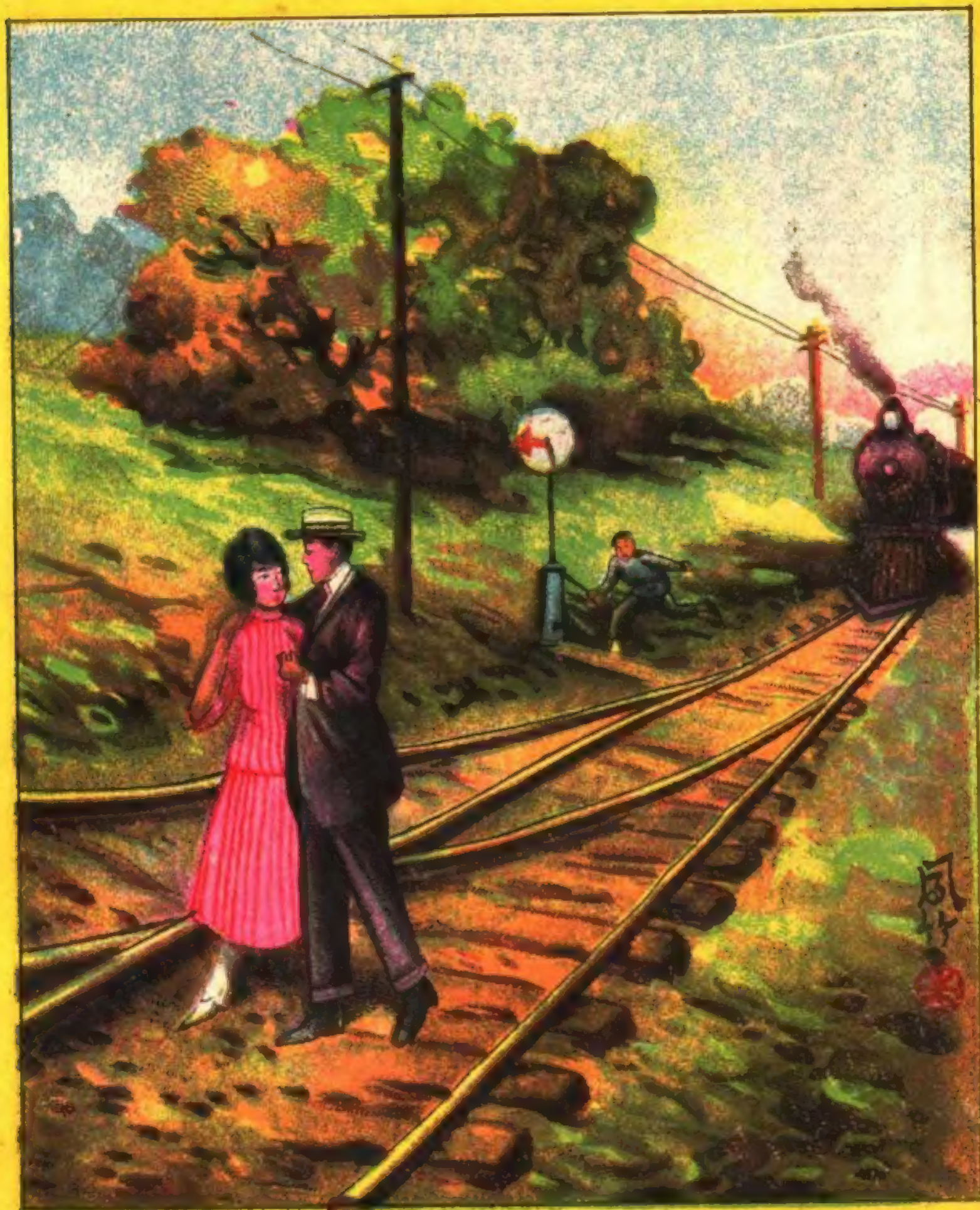


天笑主仁

星期日

第三十號



THE SUNDAY No. 30.

行發局書東大海上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價定刊本

費		郵	定價	冊數
外國	四分	本國	一角	一冊
日本	三分	一分	二元二角	半年
五分	五分	三角五分	四角	全年
二元	二元五角	五角	元	全年

目價告廣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十五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
八元	十六元		面半
六元	十二元		面四分之一
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期星

號十三第

民國十一年陽曆九月廿四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美 國 人 喬 斯 佛 賴 南 漢 之 家 庭

樓 鼓 京 南



學 大 陵 金 望 樓 鼓 由

內務部註冊第八號

康身主人 衣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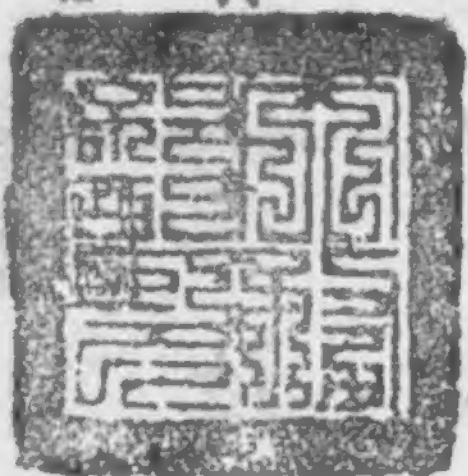
呈查件 呈為呈送之病露能化驗

商呈送病露膏商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案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

驗呈送病露膏有藥物自應准予立案發行

小通此批



十

八

謝成發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袁製 痛風骨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肚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內務部化驗農商
部註冊嚴禁假冒
幸購服者認明金
鷄商標庶不致誤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國貨精華



同胞注意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大長城香煙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分行 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德國著名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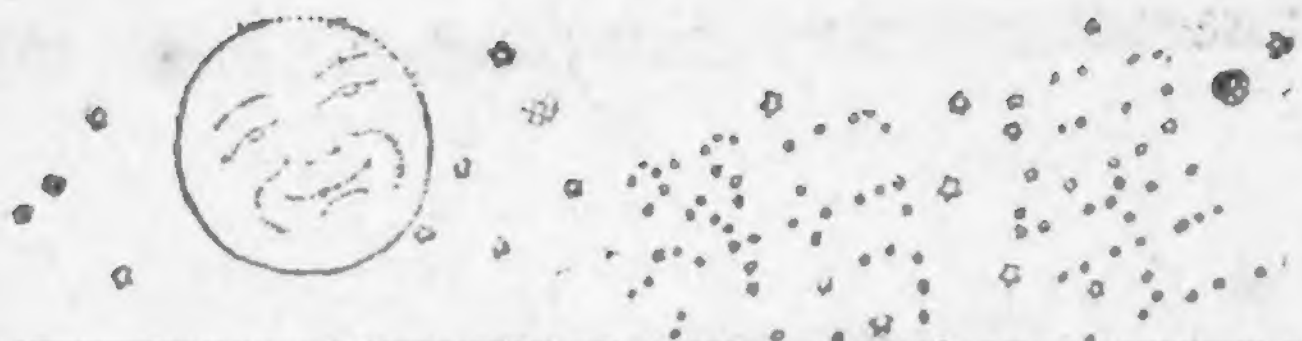
聖藥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明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經期不調、經閉、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暈、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崩漏、產後氣鬱、痞塊、飲食不進、胎動不安、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思胎動、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病。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每盒一元五角，雙料二元。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醫藥衛生書類

- ◎ 秘密病自醫法 二冊 一元
- ◎ 新肺癆病預防法 一冊 三角
- ◎ 實用急症救治法 一冊 六角
- ◎ 明世宗 嬰童百問 二冊 七角
- ◎ 古今萬方類編 八冊 二角
- ◎ 西外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 西婦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 中西幼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 一月學醫初步 一冊 六角
- ◎ 實用記憶法 一冊 五角

大東書局發行



星期第三十號目錄

孤兒	我之試作	社會主義	產與罪問題	星期談話會	獵人偶記	五年一個要緊的雞子	寫字匠	看騎兵之利益	拆屋斧頭	接吻之起源	穿耳之起源	湫園弔影
筆謙生	不	天恨生	社員	向愷然	叔達	寄塵	印禪	宜坤	卓呆	顧西	徐菱舟	天笑





淞園弔影

天笑

住居於內地的人都想在上海來謀一個職業中等階級的人尤其是夢想上海但是因此斷送了青年不少這個可怕的社會用種種誘惑凌逼的手段怎不把你送到死神手裏呢我今且講浙江海鹽地方也是一個人文優秀之區有位青年姓余號蓮舫他家中不甚寬裕自從學校中畢業以後就娶了一位夫人他夫人姊妹極多一共却有九位他夫人便是這九姊妹中的第八位人稱八小姐這位八小姐不僅是九姊妹中的最美麗的一位實在是全海鹽城

中尋不出比這位八小姐再美麗的人海鹽的地方本來不大便這麼大家一傳大家都知道這位八小姐竟是海鹽的一個國色

余蓮舫得着了這樣的一個國色夫人那一個不羨慕他慶賀他余蓮舫當然自己也十分得意而且他也是一個文學家他曾經在某雜誌上做過一篇小說這小說是描寫一個苛刻的富翁凡事餘錢必較却是到了五十歲還沒有兒子不得已納了一個婢女爲妾又造了一座房子因待工匠苛刻工匠恨

極用了一個壓勝之法。後來那個富翁忽舉一子到十六歲時父喪未滿而家產已完。乃拆卸零售那富翁所造的房子。忽見一柄斧頭。始悉工匠壓勝之術。這篇小說的後面。余蓮舫還加了一段按語。大致是說。儉本來是美德。儉而不中禮。成了一個苛刻人。終究也出了一個敗家之子。還是一場落空。

就這一篇小說上。便見得余蓮舫這個人。對於有產階級。未常嫉視。而加以咒詛。而在他自己。也不是一味主張儉約的人。況且他又有一位美麗而長於交際的夫人。他在內地所得的。二三十塊錢一月的薪俸。怎能敷用。他那時東也託人。西也求友。居然得到了某某鐵路局中一件事。從此余蓮舫便從海鹽移

居到上海。雖然他的薪俸比內地要多。一二十元。但是上海的開銷。遠非內地之比。第一房租要貴多少。其次一切食物。也比較內地昂貴。在上海的每月進款。四五十元。反不如在內地。每月進款。二三十元。容易支持。可是余蓮舫是個開展而急於求進取的人。他覺得內地很難出勝上海地方。雖然費用很大。却是機會最多。遇到一個好機會。就不至於困守一隅了。

原來余蓮舫有位親戚。喚作文瑤甫。起初也是一個寒士。如今却貴顯了。在余蓮舫的意思。以為文瑤甫是個寒士出身。當然知道寒士的疾苦。要藉文瑤甫之力。幫助他。一下子好在文瑤甫常常當着關差使外

面又交際甚廣。得他吹噓一下。終可以位置得一件較好的事情。因此便廣次進謁文瑤甫。文瑤甫却極力敷衍。他說你老兄的事我總在心上。又說我可以想法。決計沒有不想法之理。一有什麼相當的好事情。我立刻通知你。如此的一敷衍。又敷衍了一兩年之多。

但是他的夫人八小姐。素與文瑤甫家往來。余運舫非但不禁。而且還發愿他夫人常常到那裏去。在余運舫的意思。明知文瑤甫說「有了好事情立刻通知」這一句話。是個敷衍門面語。走了他們的內線。遇着機會。可以和文瑤甫說說。或者間接的由他的太太姨太太們說些好話。或者文瑤甫不瞧窮親戚。

面上而也。瞧他太太姨太太面上。得以提挈。提挈這也是一條道路啊。因此他的夫人八小姐。常出入於文瑤甫之門。

八小姐是個活潑而和氣的人。這文瑤甫家的大小。內外沒有個人不歡迎他。文瑤甫家中是姨太太當權的。太太已經是長齋禮佛。不問家事的了。這位姨太太和文瑤甫是困難中的姻緣。文瑤甫因為他喫過好些苦頭。所以益加寬縱八小姐。知道大太太已經は無能爲力的了。所以便趨重於姨太太一方面。姨太太也見八小姐的爲人和氣。又可憐他的丈夫。不能和文瑤甫一般的乘勢得時扶搖直上。再三和文瑤甫說了。文瑤甫便允每月津貼二十元。但此款

給與八小姐並非貼與余連舫。

又過一二年余連舫益處於困境了一因於上海生活程度之日高二由於余連舫交際之日廣酬應之日繁沒有法子只有舉債的一條路大概一個人沒有債就罷了有了債總是日積月累一年多一年因為借了債就要負利息利息添上去又加了新債而且沒有借過債的覺得借債是件不好的事既經借過債的人也覺得平澹無奇慣於借債的人更是舉重若輕成了俗語所謂「債多不愁」了余連舫還不是那種慣於借債的人可是他歷年所積已經負了二千多塊錢的債務了。

余連舫因為這個緣故時常書空咄咄又因為他夫

人出入於文瑞甫家裏時常託他夫人從內眷中襯托吹噓文瑞甫起初說一定給他想法子可是總要遇着機會纔行你一定要去尋機會機會却無影無蹤從那裏去尋呢最好機會正要訪求你而你也正在要訪求機會彼此相遇這機會就變成機緣了連中間介紹人也省了許多氣力文瑞甫這樣說誰也不說是個切當之論可是這個機會再也不會來尋余連舫再也不會來到文瑞甫那裏去尋余連舫因此余連舫始終沒有遇到這個機會而成為機緣他的夫人也只能隨時遇到可以進言的時候偶然在文瑞甫或他的姨太太面前催催其餘還是伴着他們遊玩說笑的時候多最後也聽他們的指揮差

這因爲走得熟了。便也有許多不客氣。文瑞甫家裏的事。也有許多就喚他做了。尤其是小孩子們。簡直算文家一個雇用的人。要長要短。便向這位八姐姐說話。有時還要和他歪廝纏。尋開心。無緣無故的說。八姐姐你扮一個老虎。我來打虎。你做一個虎跳。八小姐當然不肯。小孩子就哭了他母親笑着說。你就依了他罷。八小姐沒有法子。就扮一個老虎。做一個虎跳。諸如此類。一則爲着二十塊錢的津貼。分上一則。因想爲他丈夫前途起見。也不能斷了這條路。但是余連舫一腔憤氣。已無可洩。只擱着不發他的債戶。又漸漸的逼迫他。他的生計。又漸漸的壓榨他。有一天正在五六月。的當兒。他夫人又到文瑞甫家。

去了。因爲文瑞甫家的兒子。將辦喜事。他夫人當然要去幫忙。人說余連舫在文家。宛如一個附庸。國一班小孩子們。聽他簡直像個有機體的玩具。那時余連舫爲着一筆借款。催得非常急。而他那住的房屋。房主又來催房金。他逼不得已。跑到他夫人那裏去。商量他這一天。便跑到文瑞甫家裏來了。到了文家。他就和他夫人說某某項的一筆借款。催逼得緊了。最好你在文家那裏。向他暫時移挪二百塊錢。待我再向別處調頭。趕緊先還他們。就是了。他夫人說。想我在此地。也好幾年了。從來也不會開口。要向他们借過錢。不過暫時一挪移。你趕緊別處調頭。先行歸還。他們余連舫道。這個自然。他夫人便和

文瑞甫的姨太太一說託他向文瑞甫商量誰知文瑞甫劈口就回絕叫他別處想法子他夫人想我有私蓄幾十塊錢湊湊數也好但是終究不能濟這個急或者讓他別處想法子再說罷便來回復余蓮舫說這個穩瓶打碎了他們不肯借余蓮舫這時心中已經氣了說不肯借也沒有法子但是今天不能不付房金了還缺少五塊錢不必驚動他們你那裏借一借罷

他夫人答應了說你等一等我去取來余蓮舫坐在客室中他夫人上樓去了文姨太太便問怎麼樣你家少爺去了嗎八小姐道還沒有去他說今天付房金還缺五塊錢要問我取五塊錢文姨太太冷笑一

聲道照你這個樣子把每月所得的二十塊錢全盤貼他只怕還不敷男人家應該給些錢與女人用怎麼反向女人家要錢你是個好性子換了我哼哼只好兩個錢來換我一個錢余蓮舫的夫人還躊躇不決文姨太太道依我說就是有錢也不借開不得這個例誰教他用錢這樣的不經濟你只說沒有就完了他難道五塊錢也沒通融處

他夫人聽了便下來回絕余蓮舫說沒有錢余蓮舫說你剛纔不是興匆匆的上去取錢嗎怎麼去了一轉就變卦了呢他夫人不語心中却懊悔白走一遭不該這五塊錢不借給他但是此刻却難為情再上樓去了余蓮舫知道定有人阻當他夫人不惜心中

好。生。忿。恨。嘆。了。一。口。氣。拔。脚。就。出。門。去。了。
過。了。一。天。上。海。各。報。上。喧。傳。有。個。中。等。階。級。人。自。投。
在。半。滬。園。的。池。沼。裏。死。了。留。下。一。紙。絕。命。書。上。面。寫。
道。

嗟。乎。莽。莽。神。洲。頃。將。陸。沉。我。生。不。辰。丁。此。亂。世。內。
不。足。以。瞻。家。外。無。能。以。酬。世。昂。昂。七。尺。之。軀。與。其。
苟。活。而。取。辱。毋。甯。速。死。而。絕。人。上。拋。老。母。下。撇。妻。
子。命。也。何。如。又。將。誰。咎。萬。事。皆。空。爭。名。奪。利。何。爲。
也。哉。吾。其。與。波。臣。爲。伍。矣。壬。戌。夏。季。望。日。海。鹽。余。
蓮。舫。絕。筆。於。半。滬。園。湖。心。亭。

穿耳之起源

(圖)

吾國穿耳之俗。或言始自西漢說文
無璫字。而西京雜記載趙飛燕女弟
以合歡圓璫遺飛燕。知西漢已有璫。
然莊子言天子之侍御不蚤。不穿
耳。則穿耳之俗。列國時已有之矣。今
世或言婦女解放。而璫之係累。爲
東西婦女所同。此較之纏足之蠻俗。
固有間矣。其毀傷體膚則一也。

山西盛會之一瞥

(壯行)

近日山西之大會中。時時見有裹足之女子。所有與會之羣衆。人各一旗。旗均有字文。乃大奇。吾人觀其數種。已覺奇絕。有書「誠則靈」「有求必應」者。是直視閻君爲菩薩。亦有書「實行共產制度」「吾們社會革命了」是又以閻君爲列寧矣。於此滿街滿場之學生村民中。吾曾就而問其來省之由。則皆稱不知道。襟懸紅黃色綬標記之村間長。高步街間。儼然紳士。問其整理村範之故。亦答非所問。僅言督軍叫我們來。吾們不敢不進城來也。又村間來之小學教師。多短衣作農夫裝。識字無多。和藹可親。純乎桃花源中人物。會中游藝之不能動人興趣者。爲某校之崑曲唱歌。聞爲美國衛西琴博士主教。其發音乃絕類讚美詩。聽者啞然。衛君迷信中樂。此次曾提議以五千金請北京韓世昌來會。以時促不及延請。近在山西演藝之名伶十三旦。衛君反未注意。君蓋專嗜崑劇。一意復古。殆山西之古諾德博士歟。何其言行之酷肖耶。



拆屋斧頭

徐·菱·舟

一個中等階級而被環境所殺的徐菱舟君他死在半淞園的池浜內。他也是一個小說家啊。我們對於同業表示同情。所以轉載了他這篇拆屋斧頭的小說。這是一個紀念啊。我們中等階級的人啊。死神要來追蹤我們。大家想想法子啊。

九月十三日天笑

吾鄉張翁工心計善居積算無遺。自語謂我做交易最為公平。鄉民策其先業絲設莊於東市春夏之交新絲登場農民咸負絲入市求售。翁剔選綦苛成交者什不獲一。每於貨價論定之後猶必撻勛播兩稱絲必翹起其秤桿口中喃喃。命惟謹有婢名秋菊略具姿首翁輒思問鼎楊氏防範極嚴終未得一嘗禁樹是年為翁五十壽辰親友咸來祝嘏。席間僉謂翁嗣續猶虛有財無子亟宜過賦小星藉占弄璋之喜。更當別營菟裘稍娛晚景。否則半生辛苦却為誰忙。翁忤

然心動深聽其說第僦於河東鄉
吼恐衾稠未抱脫輻先占第一件
暫從緩議於是鳩工庀材大興土
木無如翁吝蓄性成凡竹頭木屑
躬親檢拾不憚其煩工匠食品之
供給尤屬惡劣不堪每人每餐給
肉一片薄而且小可隨大風飛去
以故匠人恨之刺骨思有以陰傷
之乃爲壓勝之法購小斧一柄密
藏樑間祝曰造也是僥拆也是僥
十六年後四大皆空未幾新屋落
成翁欣然色喜楊氏忽腹漸膨脹

初疑爲病後經醫家診斷確徵熊
兆翁尤喜出望外老蚌生珠不可
不歸功於丁財兩旺之新屋也逾
年呱呱墮地竟舉一雄湯餅筵開
賓朋滿座命名柯生光陰容易柯
生已六歲矣翁即爲之延師上學
無如柯生質既頑鈍性又桀驁每
當課誦之際非呼頭痛即伏几假
寐父母以老來得子愛若拱璧除
却天上明月不能爲其捉得以供
玩好者此外則任其所欲柯生十
歲楊氏因病去世翁暮年喪偶痛

切鼓盆而柯生則喜笑如故絕無
戚容翁亦不之禁也荏苒三年柯
生孝服已滿日見長成翁稔其知
識已開亟思爲之訂婚中表黃氏
女乳名繡姑長柯生二歲其父亦
業絲與翁最稱投契遂締姻焉孰
料天道無常盈虛有數翁忽罹半
身不遂症呻吟牀席動作需人扶
持然猶料量家務不遺餘力柯生
則乘其父臥病在床輟學出游終
日與無賴者爲伍聚作牧豬奴戲
無賴者又翫其作狹邪遊揮霍無

藝私取翁鎖鑰。新銀供嫖賭。資日久愈賸。愈負無以爲償。則立券重利借貸。『對折九扣。待父天年。』等字樣。大書特書。毋少吝斯。時柯生個人負債之額。屈計已耗翁資產之半。未幾翁疾劇。親友咸來問病。於是有爲柯生提早完姻之議。

（俗謂之冲喜）黃氏亦微聞柯生種種舉動。恐父死益縱。思實行其裙帶束縛政策。勉從其請。三星在戶。百輛盈門。繡姑昔爲黃氏女。今作張氏婦矣。不數日。翁疾彌留。臨終喚子婦立榻前。謂之曰。余病不起。旦夕間耳。望爾夫妻克勤克儉。保守家業。余死亦瞑目。（此老猶在夢中）言時。以手指油燈曰。速去燈草一……火大耗……油……奄然而逝。柯生自父故後。益形放誕。繡姑屢爲規戒。置若罔聞。甚至數日不歸。即歸。家除索款以外。無他事。不期年而現款告竭。盤食盡。資漸侵及於不動產。賣田鬻地。殆無寧日。繼因繕立契約寫字。太煩。乃特刊一賣契印板。刷印空

白。成交後。祇填年月。畫十而已。翁喪未滿。田產已售變一空。所剩者僅發祥之住宅。急思脫售。適逢年歲荒歉。數千金產業。一時何來受主。柯生亟不待縷。因想得拆卸零售之法。凡磚瓦石板棟樑椽木門窗板壁。分析種類。取價務廉。變價務速。不數日而厦屋邱墟矣。方棟折榱崩之際。忽聽鏗然一聲。憑空墮下。衆拾視之。乃小斧一柄。式樣靈巧。上鐫四字。隱約可辨。曰拆屋斧頭。

張○翁○畢○生○長○於○生○利○儉○而○未○識○
大○體○其○子○勿○克○負○荷○骨○肉○未○寒○
田○廬○易○主○拆○屋○斧○頭○竟○成○讖○語○
彼○黍○離○離○滄○桑○瞬○變○悲○夫○

菱舟附識



接吻之起源

(顧西)

接吻之起源。有謂爲野蠻時代之遺風。因當時飲水
苦無飲具。遂以口就水吸之。幼兒不能吸。其母先含
水口中。授與幼兒。此即接吻之起源。又云。此起源不
基於母子之情。乃生嫉妒之念。蓋野蠻時代。夫外出。
防其妻與他男酒食。夫歸家。以鼻觸妻唇而驗之云。
云。此某畫報所言如此。殆未可盡信。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卓●呆●



袁三官是十一歲的時候變成盲人的。今年二十六歲。父母早已去世。父母在日也沒有財產留給他。他就替他娶了一個媳婦。替他學會了些算命的技藝。就此算完了他們的責任了。現在三官夫妻兩口靠着算命的生意。總算還能夠過活。他天天除下雨外。總是半天出去做生意的。因着天天在外面做生意。倒在街頭巷口認得了幾個同業的瞎朋友。他們雖沒有眼睛。可以聽見聽了那弦子丁東丁東的聲音。鐵板滴嚙滴嚙的響聲。自然雙方能夠在路上互相搭話。問起姓名住址來了。因此他們在時常走熟的幾條路上一共有幾個同業往來差不多都曉得都認得的好。在走熟的幾條路上實在人也不爲過多。就像袁三官天天跑的幾條街道也一共不過連自己有五個人罷了。三官也通通認得他們。雖瞧不見朋友的面貌怎樣。一聽那弦子聲鐵板聲。就可以斷得定來的是誰。到一聽他的說話聲。那是便與我們看見了朋友的面貌一般。知道確是何人。咧。袁三官的四個朋友都與他很知己。大概瞎子交朋友自然

最喜歡交同志。不但是同病相憐，因為他們與非瞎子交友實在有些不放。心往往非瞎子見了瞎子容易尋他們開心，不用誠實二字來交際，非但沒有哀憐殘疾之心，反有戲弄盲人、欺侮盲人之意。他們的心地很靠不住，眼睛雖不瞎，心早已瞎了。那些盲人的眼睛却是雙目不明，心裏倒明亮得很，總是把誠實待人沒有一點虛偽的。總之，眼睛黑暗的人心地反光明些，眼睛光明的人心地實在黑暗的。多所以非盲人的世界竟是虛偽世界，都因為明眼人用眼睛去看了人家的面貌，學來辨虛實的盲人不同用耳朵去聽了人家的聲音，學來辨虛實的。然而人的面貌再靠不住，也沒有試問世上誰有真面目，對人都

不過用着一副假面具。在那裏串戲罷了，聲音就不同得多。到底很難假裝，俗語說：欲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說謊話騙人的人，世上確是也不少，不過能夠細辨語氣的人，或是如盲人那麼細心的人，很能夠聽得出他言語的真假來。如此看來，盲人交友是用耳朵來聽誠實的聲音的，所以很無裝飾。那明眼人的交友是用眼睛來看虛偽的面貌的，所以很多欺詐。

袁三官是從小成盲人的，因此染着非盲人的惡習，也不多心地很清潔。有一天袁三官吩咐老婆說：明天我打算把四位朋友請他們到我家裏來吃飯，你替我弄這麼五六樣菜，打一二斤酒，好得這幾天我

生意很好。請請他們大家快樂一下罷。他老婆就說：「倒也奇了。我從沒見你有什麼朋友啊。那裏來的呢？」三官說：「我朋友不多。只有四個人。可一個也沒到我家來過。今天我遇見他們。已向他們一一邀定地址。也向他們說過了。明天他們個個願意來的。」三官說得高興。便把他四個人的狀況和自己對於四人的想像一一講給他老婆聽了。

吳東生是個爾波人。聲音很重很濁。一定是黑沈沈的皮色。瓜子形的臉兒。說話很粗。性情也粗。忽得很。他往往說起話來說了一大段。把他那話中的主要點忘掉。沒有說出來。弄得聽的人莫明其妙的。因此他走路把頭在牆上撞痛。抽抽烟。一不留心會燒去。

眉毛的此人。大約是穿一件灰布袍子。黑布的馬褂。他的衣上必定很有幾個抽烟時燒穿的小孔。他舉動也很不細心。吃飯時只因他右手動作極快。所以他胸口衣上都是油污菜湯肉汁。一齊沿滿在上面。行路時右手執着明杖。在前引路。左肩向着前面。頭頸又伸得很長。髻髮在那裏領路一般。

這是袁三官把他的朋友吳東生擊着平日與他交談時所得的資料和自己的想像。將他如畫圖一般的描寫出來。但是吳東生究竟是不是這種樣子。可說不出了。要明天來了。纔能曉得。袁三官也不管他的推測對不對。又把他第二個朋友說給老婆聽了。陳有道是個無錫人。年紀還只有二十歲。聲音很漂。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四

亮分明是個美少年。面孔必定是白白的。鵝蛋臉。說話也很文靜。手指是極細的。并且左手上還有兩隻長指甲。他衣服很考究。與明眼人談話常常在那裏問起現在流行些什麼衣服的他。因為衣服極齊整。便很愛清潔。與他立在街頭談話時。他最恨往來的人。在他身上擦來擦去。他要靠近牆上。又恐怕不潔淨。所以他非有清淨所在。決不肯立定。他家裏還有父母。父母很愛他。因此他愛穿什麼衣服。總製給他穿的。他明天來一定穿一件魚肚白的竹布長衫。上面罩一件棗紅漳絨背心。他在街上左手托着弦子。右手慢慢的彈。彈一曲『上街三六』。實在很好聽。這一帶除了陳有道。找不出第二人。能在弦子上出風。

頭的咧。他父母正打算替他配親。你有什么熟識的小姊妹。做一個媒人。這人實在很時髦。就是穿幾件衣服。非但時常換新的。也總清清潔潔。齊齊整整。你明天一看。見方始曉得我的話確實了。

戚福林。上海人。年紀倒有四十多歲。貪懶得很。最怕出門做生意。一吃飽飯。便縮在家裏。不很活動。所以非但弄得很窮。并且得了胃病。面孔不必說。自然黃得面無血色。了東西也不很多吃。吃了容易胃痛的。因此營養不良。混身很瘦了。臉上也是面無四兩肉。皮包着骨頭。有些包不住。變成個方方的臉。咧。身上衣服穿了。上去不肯換下來洗的。頭頸裏總是積滿污垢。一件破了。還不肯補的。老布長衫。一年穿到頭。

竟不想換他老婆有了三個小孩子所以也來不及替他收拾有時小孩子的糞污弄在福林衣裳上他老婆忙得沒聽見福林竟走到街路上來人家見了豈不好笑呢他在路上行走足步很重所以他長衫的下邊必定有泥污濺滿着新痕舊跡像花衣上的水浪一般咧

童老四是個蘇州人倒是一位樂天家愛說笑話喝起酒來又是大量他臉上必定有一個吃酒的大記號赤鼻占居在面部中央混身又生着酒癮一天到晚在那裏用手搔痒的一張嘴極會說所以他的嘴唇皮恐怕很薄他只圖口腹不重衣衫身上只要有得穿就算了自己從沒做過總是向他兄弟去討

舊衣服來穿的童老四身高五尺我與他講話時他的聲音都從我頂上出來他的兄弟還在南貨店裏充學徒你想他穿着兄弟的衣服不是吊在膝蓋骨處麼他有一種低聲咳嗽是連續不斷的大約一分鐘總至少有三四次他聲音宏大面孔大概是很胖的

袁三官把四個朋友的面貌打扮神氣一一向他老婆如繪畫一般的細細說了一遍他老婆也牢牢記着明天等候他們過來那裏知道在十一點多鐘起陸續來了竟與袁三官的話大不相符一個也沒有他所說的樣子第一個來的先不對是一個大升麻子他沒有提及啊其餘一個個都不對袁三官的話

看不見的四幅肖像畫

完全靠不住。他到底是想像那裏會對同呢？可笑。這位袁三官把四個朋友話得活像瞎見的一般。其實真是『瞎三話四』。

笑按：世界上的人啊，僅僅靠想像就是和袁三官一樣咧。



六

騎兵之利益（宜坤）

一騎兵之子欣然謂人曰：余父乃騎兵也。人曰：騎兵與步兵有何異乎？騎兵之子曰：然。一有馬，一無馬。人曰：有何益乎？騎兵之子曰：焉得無益？設遇難，奔避較步兵為捷也。



記得有一年有一家大鐵廠正開着大罷工問題幾千個工匠們同聲嚷道先生們我們實在餓極咧請你先生們替我們想想這時候是甚麼年程呀米賣多少錢一石柴賣多少錢一斤房租多少錢一間布賣多少錢一尺誰沒有老婆兒女誰能不吃飽飯穿暖衣來做事呢再者我們雖然窮一點我們究竟是有靈性的人呀不是牛馬呀誰能拼命似的做那長時間沒有休息的勞動呢先生們我們不罷工怎樣……這許多神聖勞工如此一囑那般面團團的董事先生總協理先生自然是恨得牙癢癢地嚇得肉顫頭地心裏卜卜地亂跳只因爲利害關係太大了那裏就肯答應他們要求說不得要各顯神通相持一下子的只可憐苦煞了那般拘束在辦公廳上做文寫字的勞工們驀地添出許多事來又沒有工匠們的一付力氣可以加入罷工團體發那個『合則留不合則去』的脾氣便只好低着頭伏在案上受罪甚麼辦報告發布告通信登報起稿的起稿謄寫的謄寫好不忙呀那天敲過五點鐘辦公廳上還有一個彎腰曲背近視眼的寫字匠伏在一張桌上

拿着支鋼筆不住的在寫那膠寫板用的蠟紙一面寫一面還要咳嗽幾聲一會天已黑下來了飯堂上的鐘聲噹噹敲起他放下筆立起來伸一伸腰走到飯堂上大家入坐正在手捧着飯碗眼望着菜碗狼餐虎嘍筷子如雨點般落下去之際忽然有個公役匆匆走到這位寫字匠面前說道王先生公事抄完了嗎總理等到發急了已經催過好兩次科長說是早已送給王先生寫咧今天晚上立等要送出門的這位寫字匠的王先生剛剛夾得一塊大肥肉恰送到嘴連忙吐出來答道一定寫成的包管晚上送出去是了說罷急急忙忙胡亂吃完兩碗飯就回到辦公廳上手不停揮的再寫下去一直寫到九點鐘纔

寫完便將所寫的一堆蠟紙綁在一張木架上拿着根膠棍蘸點墨油一張一張的印刷起來每一張蠟紙印四五百張約摸有兩個鐘頭纔印完了便喊個公役分給科長王先生便垂着頭一路咳回家去了原來王先生是這個鐵廠的書記名叫楚大雖然是一個前清不第的秀才倒也讀過不少的書只因爲家况非常之窮經商混又沒資本學界罷更沒資格至於軍政等機關他又沒有人情引薦那裏配插得進去所以簡直謀不出一個好職業來幸而他還能寫得一筆小楷那年廠裏招考書記他被考取進廠可是廠裏用人雖多書記却是有限繕寫事務是從早到晚一刻不得閒的而且寫字這件事極爲普通只

要是落拓的寒士。大家都可以做。所以無論何處。當書記的人。薪水是不會多的。爲首領的。斷乎沒有一個人。肯在書記身上。着想說寫字。是要低頭伏案。平心靜氣。像繡花一般。一筆一筆寫去。的是個極苦的。苦差。就多給他幾個錢罷。這種濫好人。自然不易遇着的。王先生在廠裏。每月薪水是十四塊大洋。還是因爲他的字。尚好。給的是二等書記薪水。他底下並且有拿十塊大洋。一月的書記呢。可是他得這十四元一月的薪水。其中要扣去五塊大洋。火食費。此外時常還有些公份應酬。又要打一個八九折。每月實收到手。不過八元左右。他已做書記四五年了。經濟狀況。不但不能敷衍。仍是一天一天窮下去。本來這

十幾元的薪水。實在還不及一個中等工匠的工價。只不過表面上。大家因爲書記。究竟是文人之事。算是一個先生們。工匠是不會寫字的。粗人。當然還是叫做工匠。他們的區別。就在這點形式上。頭其實也。只有一般無手藝。可做的公役。們沒法子。只得尊敬他。叫他一聲先生罷。咧。廠中那般靠大老官。八行書。薦進來。吃飯拿錢。位置高一點的。老爺們。以及一般。中等以上的工匠們。那裏還看得起個把書記先生。在眼誰背後。不笑他是個寫字匠的匠人呢。王先生因爲沒有錢住交通便利地方的房屋。只得遠遠地住在一條偏僻的冷巷。可憐只有兩間房子。每月房租。却要三塊半大洋。離廠倒足足有十里路。

這天夜裏他慢慢踱回家已經有十二點多鐘了他家不但有老婆還有老母而且還有兩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都是十歲以下的學齡兒童大的男孩子已進高等小學一年級其餘三個也進國民學校了王先生到家之後他夫人便繃着蛾眉向他說道明天你要向廠裏借點錢纔好家裏米已沒了房東那裏天天要房錢今天已經變臉說要攔我們搬家阿大的學堂還催學費不給他就不准上課了婆婆這幾天身體又不舒服我這幾天趕做點針線那知拿到外邊又銷售不掉這可怎麼好呢王先生嘆口氣答道且俟明天想法子看罷那時他娘正睡在床上呻吟王先生忙走近前去安慰一回知道老人家年

紀來了操作一多受點風寒緣故這夜兩口子談談說說議論了好幾個鐘頭總不外乎柴米問題仍是除掉向廠裏支薪而外沒有辦法但是算一算明天所要開銷的各項房租至少得付兩個月就是七塊錢兒子學費兩塊錢再買五斗米又須六塊多錢此外雜貨店帳也要付四五塊錢不然油鹽醬醋也要賒欠不動了加以老婆兒女等要買點布做替換褂袴又須四五塊錢……啊呀不好了今纔一算就要二十幾塊錢簡直非支兩三個月薪水不可那可怎麼辦呢……王先生只好不住的唉聲嘆氣他夫人便陪着他流眼淚那種淒清狀況真可算得是『牛衣對泣』了

這夜王先生急得那能睡得着覺第二天身體很有點倦怠咳嗽更其只好強打精神起來忽洗過臉便到廠裏去纔走到一半路就碰見一個廠裏公役說道王先生廠裏正有公事找你寫科長發氣叫我到你府上請你早點去呢王先生便三步當作兩步趕忙跑到廠裏走到辦公廳上便見他們的科長高踞一張旋轉椅上見他進來就沉着臉說道你可知道昨天你把印刷品寫遲了幾乎誤了大事我已聽了總理的話嗎這幾天公事又多你居然到八點半鐘還不來做事難道是要加入他們的罷工團體嗎對不起你先生要想罷工就可以請便罷似乎像你先生這種筆墨事情廠裏不怕沒人用呢你要放明

白點以後要留神若要遲到早退是不行的王先生碰了這一個大硬釘子那敢分辯一句只得退到自己桌上作他的老功課又是手不停揮的抄寫等到吃過午飯他想想這時候我家還沒錢買米呢怎麼好也顧不得手下事忙回頭一看科長已經走了便悄悄走到會計室來看見會計先生飯罷無事正含着根贏家牌香烟在口拿着一本中華圖書館出版的『戲攷』在那裏消遣呢他便恭恭敬敬走近前去招呼會計先生微微把頭動了一動算是答禮了王先生不得不老着面皮硬湊上去裝出諂笑樣子先說幾句恭維話然後就繞到本題說明要借一個月薪水以爲救急之用那會計先生人倒很爽快便

直○截○回○復○他○道○並○不○是○兄○弟○不○肯○通○融○無○奈○你○先○生○
名○下○已○經○透○支○半○個○月○了○這○已○就○是○特○別○交○情○上○次○
總○理○看○帳○還○問○過○一○聲○現○在○又○鬧○着○工○匠○罷○工○怎○樣○
還○好○再○借○呢○王○先○生○再○三○情○商○某○翁○某○先○生○叫○了○一○
大○陣○子○會○計○先○生○還○是○吸○他○的○香○烟○搖○頭○眼○睛○望○
着○氤○氳○的○烟○氣○過○了○一○會○纔○說○道○實○在○沒○法○子○想○咧○
若○是○別○人○盡○像○你○先○生○這○樣○廠○裏○那○有○許○多○錢○墊○呢○
而○且○我○也○沒○許○多○的○精○神○來○對○付○呀○王○先○生○又○碰○了○
這○一○個○釘○子○心○想○再○哀○求○他○也○無○益○了○只○好○仍○回○到○
辦○公○廳○趕○他○今○天○的○要○件○那○時○他○方○寸○之○中○真○是○難○
受○已○極○那○裏○還○有○心○思○寫○字○好○容○易○寫○到○六○點○多○鐘○
把○些○急○要○的○文○件○打○發○去○了○看○看○桌○上○要○寫○的○還○有○

一○大○堆○但○是○惦○記○家○裏○事○要○緊○便○溜○回○去○才○踏○進○門○
只○聽○幾○個○小○孩○子○正○在○哭○哭○啼○啼○的○噀○肚○子○餓○得○難○
過○呢○他○夫○人○含○着○淚○哄○他○們○道○你○爹○就○帶○錢○回○來○了○
就○可○以○買○好○東○西○給○你○們○吃○好○乖○乖○別○哭○啦○他○娘○在○
床○上○更○是○哼○得○利○害○王○先○生○先○到○他○娘○床○前○一○看○他○
娘○熱○度○很○高○比○昨○天○萎○頓○多○了○不○由○得○心○內○着○慌○他○
娘○還○問○他○拿○到○錢○沒○有○他○只○好○說○薪○水○沒○借○到○再○想○
別○的○法○子○他○娘○便○哭○起○來○了○一○面○呻○吟○一○面○哭○道○想○
不○到○我○儲○大○年○紀○還○得○過○這○種○窮○日○子○咳○他○們○拿○大○
錢○的○當○長○官○的○怎○麼○不○替○窮○人○想○想○呀……他○夫○人○
在○旁○也○是○不○住○拿○手○帕○子○拭○淚○這○天○夜○裏○他○們○既○然○
沒○有○錢○買○米○全○家○老○小○只○得○挨○了○一○天○一○夜○的○餓○

第二天早上王先生便拿幾件舊衣裳到當舖裏當了一塊大洋糴了八升米回家看看他娘病勢比昨天又加重許多他只得寫一張請假信央一個鄰居家人送到廠裏去隨即又搜括一點破舊東西賣給門口挑高麗的賣得幾角小洋叫一乘黃包車扶他娘坐下去到一家醫院去看病醫生看了繃繃眉毛說道這是傷寒病很重的頂好住在醫院慢慢醫治才有希望不然你還是換一家醫院再看罷可憐王先生窮得飯都沒有吃的那裏能籌得出錢送他老太太住醫院呢便取了藥送他娘回家滿望靠天保佑使他娘轉危爲安但是天那肯管這閑事而且怎能聽得見下民的呼籲號泣那不幸的死神偏不去

光顧那般軍閥財閥盜閥軍閥要尋着窮人大約是省得他們在活地獄裏受罪——不到幾天王先生娘就溘然長逝了

王先生窮困不堪之際又慘遭大故他們兩口子的悲傷憂苦自然不消說得只好硬着頭皮八面張羅借到一筆印子錢好不容易才將他娘成殮這時廠裏也寫信來了責備他當此廠務吃緊之時居然請假四日之久延擱要公幾誤大事應即辭退另用人接充云云并且還要追回透支的半月薪水錢王先生憂急之中又是一氣他本來患有咳嗽是連廠兩年之後得的實在是因為終日伏案積勞過甚肺部大受影響久而久之就染了肺結核的病已癰到

了第二期了。現在又經種種的憂勞。他的一顆心都要碎了。兩片肺是自然爛得更快。他娘死後兩天他也就病倒了。他那身體就像有一千斤重。瘦得像柴似的。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老婆兒女餓的有早頓沒晚頓。怎麼還有力量去請醫生救命。可恨那放印子錢的老西兒。每天直管跑來催帳。索性將他家的帳子被頭桌子板櫬破皮箱一古腦兒用兩乘黃包車拖去了。只剩得一張舊床一條破褥。躺着一個患肺病的王楚大。和挨着床前瘦骨支離的老婆兒。女那害肺病的人。神志仍舊是清明的。他彌留時執着他夫人手。喘吁吁哭道。我王楚大。可恨生在無產階級裏頭。雖是一輩子到後連老婆兒女都不能養。

可憐還比不上一個苦力工匠。你們以後的生活好歹由你們去罷。說罷一口氣回不轉。兩脚一伸便死掉了。他家那時已是環堵蕭然。一無所有。從那裏弄錢辦後事。可憐他夫人哭得肝腸皆裂。哭昏了。便橫着心咬着牙。硬生生地吞下幾盒火柴的燐頭。隨他去了。去下四個小孩。曉得甚麼事。個個繞着床前大啼小哭。這一個來推他爹。那一個來搖他娘。還只當他爹娘睡着了。不肯起來買米做飯給他們吃呢。王先生夫婦死的那天。工匠們所提出的條件已經廠裏允許。工人方面是完全勝利了。只可惜寫字匠的王先生。看不見了。當工匠一路笑的時候。誰還知道有一家子小孩在那裏餓着肚皮。繞床大哭呢。

一個要緊的瓦蟲子

胡寄塵



一個要緊的蟲子

天笑先生在星期裏發表了一篇小說題目叫做「一個要緊的人」他的大意說是他鄰家一個人死了天笑家裏的女僕說死的是個要緊的人他家婢女又說無論甚麼人都是要緊的不單是這個人要緊兩人說的話都有道理後來天笑先生自己又生出一種意見以為同是一個人在一方面覺得不要緊在他方面又覺要緊引了一個例說是有一個狂嫖賭的浪子他自己家裏的人無不恨他當他是一個有損無益的人他死了大家都以為不要緊偏偏堂子裏的姑娘獨當他是很要緊因為姑娘是靠這個人吃飯的以上是這篇小說的大意我讀了這篇小說覺得很有些人生哲學在裏面不可當他一篇尋常的小說看有一天我有三個朋友不約而同的來訪我這三個人一姓張是個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一姓柳是個小有名的哲學教習再一位姓呂年紀很老了並不是個甚

麼學者只是閱歷很深說一兩句話往往也能使人佩服。

這天三人和我閒談了半天我便將天笑那篇小說拿出來給三人讀了問問他們對於這小說的意見如何。

柳先生首先發言道還是那婢女的話說得有理無論一個甚麼人他既然生存在這世界上和這世界上任便一個人都有關係或直接或間接或有形或無形他的一舉一動總有些牽連別人怎能說他是不要緊呢。

張先生聞言說道你可舉一個例來證明他。

柳先生道有有在三十年前頭我們鄉下村莊裏

忽然來了一個有病的叫化子那叫化子一身之外並無他人而且並無他物只不過一條狗罷了明天那叫化子便死在路旁狗也不知往那裏去了村莊裏的地保叫人將這叫化子掩埋了任便甚麼事都完了諸君你們試想這個人是要緊呢還是不要緊當時我們大家都道不要緊不要緊。

柳先生說且慢再聽我說那叫化子死了不多幾天我們村裏有一位教蒙館裏陳先生被路上一隻瘋狗咬傷了脚因此中毒身死陳先生死了賸下了一個三十歲的老婆一個九歲的兒子名叫品泉品泉因為父死家貧便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只天天和村裏的一般劣孩游玩到長大了也沒有職業只是盪

賭吃飯一天一天過去索性做了本縣裏一個著名的賭棍開場聚賭地方上很受了他的害

當時便有人追本窮源評論起來說當時咬陳先生的狗便是那叫化子的一條狗因爲叫化子死了沒有人養他便變成野狗由野狗變成瘋狗倘然叫化子不死那狗也未必瘋狗不瘋陳先生也不會死了陳先生不死他的家教很好品泉決不至流爲賭棍沒有這個賭棍地方上自然不會受害如今一縣人所以受着的賭博大害誰知是發生在三十年前一個叫化子的一死你說那叫化子不要緊麼

柳先生這一席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張先生道這件事和叫化子固然有關係和那條狗也有關係

倘然老早把那狗打死了豈不是便無事麼這樣說來那條狗可算是要緊的狗呢還是不不要緊的狗柳先生道倘然這樣的類推起來那麼我的話又多了

張先生問道你有甚麼話呢柳先生道便是一個蟲子也要緊

譬如距今數十年前已廢的德皇的父母在那裏睡覺本來是睡着了忽然被一個蟲子咬了一口咬醒了便高起興來生了這位德皇這德皇登了皇位便鬧出空前絕後的歐洲大戰來而且牽動了全世界上的各國死的人可算不清有多少然而都發生在一個蟲子身上倘然那蟲子不咬他父母他父母一

一個要緊的蟲子

直睡到天亮便不生出這位德皇來了那麼皇位也另外傳給一個人了這場大戰說不定也不會發生了豈不是一個蟲子也要緊麼

當時張先生聽了他的話首先贊成大叫道說得有理說得有理獨是呂先生不服昌言反對道你所說的都未免拘於形式了須知世事發生變化是全體世人的關係決不是一兩個人的關係何況一條狗和一個蟲子呢譬如你村裏環境不良要造出一個賭棍來便不出在陳家也許出在他人家裏世界上殺機已蘊藏得久了正要借端一洩不出這位德皇也許另外要出一個人專制政體被民治之潮打得搖搖動便沒有這次大戰那俄國也另外要生出革

命的戰事來德國的專制政體便不在這位德皇手裏被推翻久而久之終是要被推翻的你所說的狗和蟲子未免拘於形式了

我聽了這一席話又以爲很有理當時社會學家張先生哲學家柳先生心雖不服却也沒話可答

但是呂先生的話到底是對不對我也不敢妄斷片刻大家散了我便把當日的談話照樣記出來問問天笑先生並讀者諸君





五年

叔達

周小勤是我的朋友亦可以說是我的同學他和我們住個近隣但我家的門開在前街他家的門開在後街他祖上聽說亦是官宦出身到了他父親的時節改作了鹽商我兩家是時常往來的他父親的模樣至今我還記得清楚是個瘦小的身材小鬍鬚很精神的但是自奉極儉永遠是布衣蔬食

理家十分精細後來他在四十多歲的時節生了小勤這老年得子無怪他愛如掌珠他這時由辛勤積下亦有個二十來萬的家產雖比不上近年督軍大老們動不動百萬千萬的發財在那時節亦很說的出了他雖是自奉儉樸而待兒子可算得是無不如意的奢華我記得有一年我家裏有壽日小

勤的父親帶着他來拜壽那時小勤不過八歲我那時小他兩歲小勤穿一身白風毛的小袍褂金頂紅纓的小皮帽緞靴襪樣樣俱全更希罕的是手裏拿一枝翠嘴銀鍋的小旱烟袋刻絲的小烟荷包大家囑囑他時送他一個火柴說抽一袋吧他果然不慌不忙裝烟劃火的抽上一袋惹的大家闔堂大笑他父親笑嘻嘻的睜着他從心上喜歡那時我們小弟兄們那個不羨慕他這一身的裝束有

五年

二

一次我背地裏向我母親要求要仿效小勤但是被我母親申斥了一頓說小孩子家要讀書成人自立向上這些浮華學他作甚況且幼小的孩子骨頭還沒長足穿了大毛的衣服身體受傷就不長命了我聽了這話雖然不對脾胃但是不長命這句話却嚇得我不敢再要求了。

我們後街立了一處兩等小學我和我兩個哥哥一個弟弟都送到學校裏去讀書在兩個月以後忽

然小勤的父親亦送了小勤入學。來了原來小勤家裏有個教讀的先生教着他但是小勤不大肯用心只好逃學他父親無法後來時常聽我家人談這學堂的好處他便亦有些意思但是還恐怕學堂裏有委曲虐待的事情故此遲了兩月他看我們弟兄都很高興快活他才放心沒甚麼委曲方肯送了小勤進來。在學校的事我多半記不得了只記得兩樁事一次是先生在黑板上寫了個花字下面

圈一個圈兒他命小勤在畫圈的地方聯上一個字小勤呆呆的立了好久想不上來那時我們都想起來了爭着舉起手來要說但是先生偏不讓說只逼着小勤快想小勤這時紅着臉眼淚不住的在眼裏轉先生說道你平時頑皮第一只會在桌子凳子上跳上跳下問了正文功課便說不出了小勤已就委曲極了從沒受過這樣的逼迫及被先生一說他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鬧的先生無法可施

只得哄他。但是無論如何。他的哭。是不能止的。歸了。還是派一個校役。把他送了家去。還有一次。是下雨的天氣。上午散課的時候。雨正下得緊。我們都撐了雨傘。穿了雨鞋。淋着雨回家去。吃午飯。惟有小勤。是校長留他。同教員們一同吃了。我當時很不明白。何以他受這樣特別的優待呢。後來我亦明白了。這也沒有什麼難解。不是他父親囑託過校長。或者是校長看孔方兄的面上罷了。等到我入高

一的那一年。小勤和一位教員拌嘴。一氣自己退了學。永遠不再來了。那麼他這一生學生的時代。亦就止於此了。我入了中學以後。鎮日被代數的習題。愁着英文的單字。困着的時候。亦正是小勤優遊快樂的時候。他每日的課程。是遊戲吃館子。看雜耍。聽落子。有一次我從學校裏出來。遇見他。坐着他父親的包車。穿一件庫緞袍子。海虎絨的巴圖魯背心。青緞小帽。紅結子。迎面釘一顆珠子。口裏含着

香烟。斜倚坐在車上。那種綽綽有餘。一望而知。但是我們年少的時候。正是腦力薄弱。虛榮心興旺的時候。亦未嘗不羨慕他呀。民國五年的時候。我預備往日本去留學。去在我起身的那一日。下午小勤慌慌張張的走進來。他說。喂。老三。你果真要出洋麼。我說。這有什麼假。他說。咳。何苦沒事找事呢。出洋有什麼好處。我說。人各有志。這是很想去的。他又說。輪船火車都是危險的東西。而且船上

有風時。覺得很。你何苦。自尋煩惱。呢。我亦無心。和他辯論。只好說不。妨事。我都理會得。後來他又說。我。本想。晚上送你到站。但是。今天。楊。小樓。新從北京到津。今晚。貼了一。齣。長板坡。這是他。拿手的。戲。我已。占好了。座位。只好。今夜。不能送你。了。我說。這個。不必。客氣。老兄。請便。吧。他果然。就慌慌張張的。走了。這。晚。在楊小樓。登場。采聲。雷動的。時。候。汽笛。嗚嗚的。亦就。送我。上路了。民國。六年。暑假。的時。候。我。從日本。

回來。省親。我表兄。請我。吃館子。接。風。座中。亦有小。勤。這時。的小。勤。却。又不。似當。年的。小。勤。了。他的。父親。已。於。去年。死了。這是。他。接收。家。產。管理。家。務。的。第一。年。他。身上。只。算。是。未。滿。孝。服。可是。我。看。他。穿。了。一。身。小。花。白。春。綢。的。洋。服。一。雙。漆。皮。的。鞋。子。腰。裏。不。繫。皮。帶。却。繫。了。條。白。綢。的。汗。巾。那。春。綢。是。很。重。的。衣服。作的。又。不。大。合。體。穿。在。身上。低。垂。甩。掛。好。像。柳。毛。的。雞。他。却。笑。着。向。我。說。老。三。別。看。你。出。過。洋。你。看。

我。這。身。洋。服。可。講。究。麼。我。說。好的。很。講。究。的。很。用。這。種。材料。作。洋。服。想。是。你。獨。出。心。裁。的。吧。他。很。得意。的。說。那。個。自然。上。次。我。到。蘭。馨。院。素。蘭。對。我。說。大。少。這。身。衣服。全。天。津。亦。沒。二。份。呢。我。聽。了。只。好。忍。笑。和。他。敷衍。大家。坐。下。以後。小。勤。要。白。蘭。地。酒。喝。因為。那時。天津。最。貴。的。酒。就。屬。白。蘭。地。了。那時。我。表。兄。怕。他。不。勝。酒。力。又。要。了。幾。瓶。啤。酒。讓。他。攪。着。喝。他。雖。攪。和。着。喝。不。上。幾。杯。他。還。醉。了。滿。口。醉。話。益。發。胡。

說起來一會又把堂倌叫上來要尾黃魚吃堂倌說對不住先生現在沒有了他立時瞪起眼來說什麼先生怎麼沒有堂倌忙陪笑說實在沒了就是有亦是不鮮的了大怒道混帳大爺要吃怎麼沒有說着順手掉起一個啤酒瓶子就砍去斷了我一手掉住沒有砍出不然堂倌定要頭破血出的正在這時又一個堂倌上來說吉慶里紅寶號找周大爺電話他怔了一怔站起來蹣跚蹣跚的走出

去口裏還聽他念叨說他怎麼曉得我在這裏呢

民國七年的寒假我又回來一踰在家過了幾日有一天晚上在日本租界上遇見了小勤見他坐着一輛包車上下和兩旁安着六個乾電池的電燈遠遠看着真是毫光萬道照眼輝煌他穿一件緯成緞的皮袍花緞的背心胸前懸着赤金表鍊頭上戴着英國式水獺皮的帽子鼻上架着克羅克斯的眼鏡口裏含着一枝雪茄烟每個

小指上戴着一粒黃豆大的精鑽指環後面圍着一件紅緞子狐皮的斗篷下面把腳蓋上了沒有看見穿什麼鞋子他一眼看見了我忙叫道老三你幾時回來的喂你明天到我家裏去我有話說我說在什麼時候他說最好在正午十二鐘以後早了我是起不來的我說就是吧說完了他的車飛也似的去了第二天我吃過午飯以後到了他家他還未曾起床僕人進去通知去了我看一看表正在一

點三刻的時候等了好久不見出。來我便流覽他的室內一切陳設。仍都是他父親的但是都改了當初的位置在這古玩字畫以外却又添了幾件可笑的东西原來當中案上放着一隻古銅的鼎這時改了地方了換了一座玻璃的罩子裏面罩着一出二進宮的泥人兩旁兩隻紅膽瓶滿滿的插着一下子洋菊花那邊牆上掛一幅梅蘭芳黛玉葬花放大的照像兩旁歪歪斜斜的題着兩行字上面寫

着小勤愛兄惠存下面寫着如弟梅蘭芳贈但是我一看這筆迹我就識得是他自己寫的茶几上又擺了一座石膏裸體美人似這種不倫不類的陳設真是不堪寓目再一看這間大廳他打通了好幾個門那門俱不用那舊式黑漆格子糊白布的樣子他却整塊的鏤上一面玻璃磚八面照着真好象劉老老入了寧國府了聽說就是這幾扇門已經錢花了不少一會兒小勤走出來穿着一身花洋綢

的小綿褲襖拖着鞋子口裏唧着一根彫花半尺來長象牙的烟管上面安着一支香烟懶揚揚的吸着進來說老三你起得好早哇吃過點心沒有不妨一同吃些我忙說用過了連飯都吃過了來的他才慢慢的坐下說你在外面怎麼樣還舒服吧我說沒甚麼亦都還過得去他皺着眉說喂可是日本飯食太壞了聽說簡直的不能吃你怎麼受了我說亦還將就得了吃着却亦很清淡的他又問日本

的工業怎樣。我以為他關心實業。了忙答他說：日本近年來工業發達的很，真是一日千里。我們中……我還沒說完，他搶着說：那麼做的東西一定都好了。我請你再。去時看見有好的指環、表鍊、烟盒等，與我帶些來。我便一口回絕他。說：原來這些裝飾品日本倒不見得十分講究。我們中國已經應有盡有了，何必舍近求遠呢？他聽了，又笑着說：老三，日本的妓院是怎麼個規矩？我說：這個倒沒有去參

觀過。他說：我想總不如中國吧？就是日本女人那一雙腳，已就太難看了。這時一個老媽子進來說：二姨奶奶問點心在那裏吃。他說：候一會有人坐着。我見他亦沒什麼正事，不久亦就告辭出來了。民國八年的春假，我在北京同朋友往三慶園聽戲。在戲散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的背影，彷彿是我。我冒叫了一聲：小勤。那人回頭一看，果然是他。但是又不像前兩年的樣子了，蒼白的面皮高高露出了

額骨，一口黑色的牙齒，分明是滿面烟容，精神頹敗得很。身上穿一件舊皮袍子，一件舊緞馬褂，還是大牡丹的花，高高的領子露出銀鼠的風毛，又瘦又長的袖筒罩在手背上。這衣服想是幾年前因為不時式丟在一旁的了。不曉得因為什麼，又都穿在身上。他見了我，強打着笑容，但是總蓋不過他那愁苦的面影。在我說話不留神的時候，見他不由的流露出戚容。我再向着他面孔說話時，他又忙的屈

開了笑臉他說他是來京討賬的。三五日就要回去說話時很露着怕我笑他衣服不時式不住的摸摸領子拉拉衣襟很不安的樣子。一會說我們天津見吧點一點頭走去了。

民國九年的春假我又回來一次。方到家不到三日門上有人進來傳說周小勤來訪我來了。我出去隨手的吃了一驚嘆小勤如何會這樣子了呢。他一張枯瘦的面孔青的如同東瓜的皮子伸出手

如同乾膳縮着頸兒架着膀子穿一件灰布的棉袍一雙青布尖口的鞋子他見了我苦着臉笑了一笑說叔達你好哇我說承問承問我還如舊老兄近時怎樣他嘆一口氣說咳真是一言難盡我的日月已大不如前了總是沒遇見好人平時吃我喝我的這時誰亦不顧我了。我的家產從去年一概倒了。我欠人家的日夜被人逼索人家欠我的一些亦要不上來。現在我的住房已兌了出去我在南市

賃房住一切房錢繳費着實担負不起。今天來找找你請你念我們從前的交誼或者看在我兩家老人的面上你來幫我。我一幫我聽了一時好悽慘說老兄你不要這樣講我們不是外人誰有緊急都應該幫助的說着摸出錢夾來數一數還有五十元的鈔票遞與小勤說老兄我有兩句直言奉告我們少年人沒有立世的魄力往往遇着不如意的事像你我說到這裏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我亦不

忍再埋怨他的以前了我便改口說但只個人能知改悔努力向上改弦更張的或用腦力或用勞力的去謀生活是最正當不過的法子可是我看老兄似乎像有些烟霞癖如若沒有呢是最好的了如若是有趕快去戒了我明日去找津浦路局的王光甫與你找一個位置靜心去作事亦好謀個恢復小勤忙說好的很多求老弟爲力吧至於烟癮一層我是絕對的沒有口裏雖然這樣說這癮却不與

他作臉說着已打了兩個呵欠眼圈亦紅了就像要哭的樣子但是我究竟不曉得他是起了癮哪還是傷了心呢

民國十年我已畢業回到家以後我便打聽小勤的消息我一問時家人都氣着說你還問他呢從你與他薦了事他不但烟沒有戒反更抽的利害後來不曉得怎麼偷用了局裏的錢教人家查了出來還到咱家找你的保人呢現在事已散了聽說住在南市的臭溝

頭上和叫化子差不多了我聽了這話陡然記起多少印象在我的腦海裏迴旋又想起他穿小袍褂的時候和坐電燈包車的時候又連想到他那很和氣小鬍子的父親我便決意的找他去我叫了輛車跑到南市下來繞着臭氣薰人的溝約摸找了兩個鐘頭并未找到了他我無奈順路走了下去忽然迎面來了一個朋友我猛然想起這人亦是曉得小勤的何不問一問他朋友見了我亦走過來招呼

我○便○問○他○說○你○可○賺○得○周○小○勤○住○
在○那○裏○麼○朋○友○說○你○找○他○有○什○麼○
事○我○說○我○聽○說○他○的○境○遇○不○好○想○
去○看○看○他○朋○友○笑○了○笑○說○你○來○的○
遲○了○我○說○怎○麼○他○出○外○了○麼○他○說○
不○是○小○勤○已○在○四○五○個○月○以○前○就○
死○了○我○聽○了○着○實○的○一○驚○說○怎○麼○
他○會○死○了○麼○他○怎○樣○死○的○朋○友○說○
他○以○前○聽○說○在○鐵○路○上○因○爲○偷○了○
錢○被○人○家○趕○了○他○後○來○儘○同○一○般○
無○賴○爲○伍○不○曉○得○他○怎○麼○然○然○想○
起○了○一○個○發○財○的○捷○徑○我○說○什○麼○

是○捷○徑○朋○友○說○嘿○他○學○會○了○撈○錢○
子○拔○銀○兒○的○勾○當○了○有○一○次○被○警○
察○捉○住○收○入○監○獄○他○那○樣○身○體○又○
有○嗎○啡○癮○不○上○一○個○月○便○死○在○裏○
面○了○我○這○時○腦○子○裏○七○上○八○下○的○
起○思○潮○口○裏○兀○自○念○着○他○死○了○他○
會○死○了○正○想○着○時○忽○聽○有○人○叫○着○
裏○站○裏○站○我○擡○頭○一○看○原○是○一○輛○
什○件○光○明○的○包○車○由○迎○面○胡○同○裏○
衝○出○來○在○那○車○上○我○首○看○見○的○是○
擺○在○踏○板○上○的○一○雙○白○華○絲○葛○長○
臉○方○口○法○瑯○底○最○時○式○的○鞋○子○絲○

線○的○襪○子○再○向○上○睨○是○一○個○二○十○
以○外○的○少○年○穿○着○粉○色○華○絲○葛○的○
長○衫○頭○髮○向○後○梳○得○精○光○鼻○上○架○
着○圓○光○玳○瑁○邊○的○眼○鏡○口○裏○含○着○
埃○及○香○烟○手○上○亦○戴○着○鑽○戒○脚○鈴○
登○得○丁○丁○鐺○鐺○的○跑○了○過○去○我○不○
由○的○感○觸○了○說○喂○未○來○的○周○小○勤○
我○那○朋○友○說○多○着○呢○一○會○朋○友○走○
了○我○擡○頭○看○那○巷○子○上○有○三○個○字○
叫○大○興○里○



獵人偶記 (四)

向愷然

第四章

獵戶之信奉其翻壇祖師幾成爲獵戶之天性出必祭祝謂之起神歸必陳所獲於龕前之地復點香燭焚黃表紙但不祝不倒豎謂之安神其意蓋謂神適隨彼等出獵歸須有以安之也在今日之新學家若觀彼等信奉之狀必無不嗤

其迷信無識者余亦非迷信神權之人但目擊數事覺彼等之所謂翻壇祖師者實有佑護彼等不可思議之效力非敢提倡迷信亦以其事有足紀者一日爲十二月初十雨雪浹旬是日始霽獵戶習慣雨雪初霽最宜出獵以飛走胥乘時出而覓食也大地皆被雪飛走



星期談話會

從前婦女的七出之條裏有一條是惡疾惡疾就應該出妻這個無理且不必說了我們倒要研究這個惡疾是那一種惡疾這個七出之條由來已古我倒要問問這古時的惡疾是那幾種肺癆嗎梅毒嗎有人說這個病當時還沒有流行咧

(湘靈)

無所得食。莫不飢疲垂斃。有時餓極。竟不避人徑入人家見可食之物。輒強攫吞嚙。故大雪之後爲獵戶豐獲之時期。是日晨起九如之徒見氣候良好。皆整備獵具。將一舉而償此浹旬所受封鎖之失。九如忽召諸徒詰曰。吾昨夢祖師訓示。謂今日不能出獵。獵則第三槍有險。並囑戒之。慎之。吾素無夢夢必有徵。且祖師見示尤無虛妄。吾因不欲出也。點桂榮曰。師傅殆因久不出獵。精神不振。臨睡時回思

昔日遭遇猛獸之險。而有戒心。故生恐懼之夢。今日而不出獵。是坐失良時。若同輩聞所以罷獵之故。必笑吾儕。恇怯。師傅一生英名。盡此一無稽之妖夢矣。九如仍猶豫。高又曰。祖師既明言第三槍有險。我等何不發三槍後始出。則三槍有險之說無可應驗也。九如曰。無故發槍爲獵人所忌。汝等謂必須出當以二槍爲限。不論二槍有無所獲。即罷獵歸耳。過此則無所患矣。諸徒皆謹諾。及起神以致爲卜

就以肺病而言。因爲伊害了肺病。就把伊驅逐出去。這也覺得太無人道主義罷。日本有部小說喚做『不如歸』。就是爲了一個媳婦。害了肺癆病。逼他大歸。他丈夫却還愛他。只是逼於母命。無可奈何。這是一部悲慘小說。大概日本當時還有那惡疾出妻的慘酷風俗。與禮教嗎。

(湘雲)

至於女子害了梅毒的病。當然沒

非陰即陽。聖卦終不可得。九如復。工身價畧高。當民國六年時。湖南餓。不欲行。高奪致。死曰。死生有命。獵者寧懼見戕於獸。哉。險而弄獸。家居亦不能免。習祖師賜一聖卦。祝畢投。竟得聖三投三復。諸人神爲之王。遂歡欣而出。近黃居數里之山。爲多數獵人朝夕蹂躪之地。黃鶯反舌之屬。且不敢棲止。其中其他飛走。更無足供獵人之一顧者。以是出必數里之外。是日九如率徒四人。雇騾三人（獵人家雇騾較尋常人家所雇長年之生活程度尙低。尋常長年之工月給至多不過一元。而獵家雇騾則在一元五角以上。因氣候之關係。不能出獵時。則在家以機編織蓑衣及襪。薦之類。販售各地。分紅之法各有定章。獵獸以獸之馴猛與發槍之次第而定。分肉之多寡。皮則屬之主者。遇虎豹發頭二槍者。多得肉。外尙有酬金一二三千不等。故擊虎豹槍當者多也。）獵犬四頭。余因不耐嚴寒。不欲偕往。九

有爲妻的資格。雖還願意娶他也用不着那個出字了。但是我聽見有許多未結婚的男子。都聽說患過花柳病的。竟悍然與人家結婚。這真是個惡疾。應該在七出之條內的。但是這七出是屬於男子。不屬於女子。我同胞姊妹啊。近來患花柳病的男子。危險到萬分。大家要注意啊。這是半生的幸福關頭啊。

（湘靈）

山頹夫人的旅華觀察談中有一

如亦以妖夢之故不令余與俱。九如等行十里許於山中第一槍獵獲一頭第二槍得一鳩。九如曰歸休乎祖師之訓不可忽也。諸徒無言遂相將歸途經善坑憩於茶舍。茶舍主爲六十許老嫗。九如等經其地素所識者。老嫗見九如等至喜曰：君等久不出獵乎？吾正日盼君等之至也。連日雨雪後山有虎穴不得食則入吾園中食吾蔬葉及蔬。日來食蹂躪幾遍矣。君等曷一往園中觀其蹄痕乎？高桂榮即欣然入園須臾出語九如曰：吾察蹄痕似不止一虎。大小深淺宛然可識。至少亦當有二虎。九如聞有二虎不免心動。緣虎爲獵人所極欲得者（肉甚美每斤可易錢二百文重者可得肉五六十斤皮每張大者值三四千小亦二三千）。獵時又最易擒獲。乃偕高入園。諸人皆相從。九如遍察諸蹄痕曰：此中雖有大小深淺之辨可斷定實有二虎。然無一雨雪後新踏之痕。故其下陷處爲兩所崩潰。無有

段伊說「余爲居留此地十七年的某教士所指導。得以觀察上海娼寮之區……視察的目的爲了要考問此輩女子。究用何法避姪。彼等各述其生活痛史。絕無隱飾。」云云。可惜山額夫人沒有披露他們的避姪法。但是說到生活痛史。絕無隱飾。也就可想而知了。

（雲秋）

女子須求職業。這一句是大家公認的了。可知女子求職業。女子須

嶄然新踏者是二虎。或已爲人獵。走。帝則已竄入他山也。高曰。有人來此。獵虎。媼寧不與聞之。尙何日盼吾等之至也。雨雪至。昨夜始止。今日雖晴。虎膽小。安敢白日入園。有虎不獵。而妖夢是懼乎。言已。不俟九如之許。即率犬呼嘯。登山。九如祇得與諸人同上。見隨高奔馳之犬。皆掉尾不敢發聲。亦不以鼻柱地。揀騷九如知有虎。急大呼止。高高回顧犬。或繞膝戰栗。或啣衣。令退。高即於囊中出大子。加硝藥。

半碼。實槍中。易新購。可靠之銅帽。 (獵人所用。以發火之銅帽。必揀選最可靠者。數顆。另貯藥囊中。以備遇猛獸時之用。尋常銅帽。時有因受潮濕。擊之不響者。當危急時。若遇此等不響之銅帽。則性命交關矣。) 回身至九如許。九如等亦已更帽。加大子。願謂高曰。果有虎矣。事將奈何。高曰。善坑爲往來要道。焉可縱虎當之。我等即不能殲除。亦宜驅之使去。老媼平日相待其殷。又安忍坐視其居有虎患而

求正當的職業。不是隨便做一種事。就算是職業的。要是隨便做一種事。算職業的。那末淫賤的娼妓。卑污的密賣淫。也算是一種職業。嗚。我瞧見某某遊戲場所。用女堂倌。某某糖果公司。所用女招待員。却是冶容豔服。坐在那裏做活招牌。這樣的談女子職業。我真和女子職業痛哭流涕咧。(芬意)

女子職業中。我想也不要什麼高遠的。像小學教師。銀行職員。女

不一爲之計也。九如亦頗負俠氣。聞高語深壯之願。心中猶不忘其。獵師第三槍有險之言。乃謂諸徒曰。依犬之情形觀之。虎即伏匿此山中。此山但有四當。須守余目守第一當。高與二夥守第二當。三四當四人分守之。發槍須要沈着。心目中不以爲是虎。自可減少懼怯。心定手自定。手定槍自準。若七人不離。殺一虎。吾老矣。名譽不足惜。諸事正在爭名之時。將貽人笑耳。六人者無言。高獨曰。師傳目力有限。我願守第一當。保無誤。九如不可曰。第二當亦殊緊要。吾目尙及三丈。有何可慮。汝但慎守第二當足矣。九如之意實懼第三槍有險。是日已發二槍。若令高守第一當。適符第三槍之數。高係學徒。脫受創於虎。九如將無以自解於人。且九如平日甚愛惜高。而高又未嘗獵虎。無經驗。故堅不令守第一當。實則若令高守第一當。轉無是日之慘禍。事由前定。或亦有諸當時。九如分撥既定。遂各如所指守當。

書記、郵政局、電話局、鐵路局的各職員以及各店舖正當的職業。都可以做得。現在要依賴男子的婦女。有多少苦惱啊。我希望姊妹們。大家起來運動啊。（芬意）

我說中國現在婦女的裝飾。要算世界最文明最通當的一種裝飾。外國的婦女。都不及我們中國。日本的婦女。拖了一雙下駄。走起路來。吉闊吉闊。怎麼不知道改良。背上還要背了一個大背包。這算個

九如縱犬使吠復令第四當守者。如不及二丈九如見虎長逾四尺。向荆棘發槍須臾吼聲陡作一斑。知不易獵舉槍一發中其下頷虎。文若錦之虎自叢錯中奮躍而出。負痛回身以前爪觸頷數四殆痛。四犬立九如左右至是伏地栗栗。不可忍也守第二當之一夥見虎。不敢仰視滿山樹木都鳴森嚴之。傷頷蹲地以爪撫傷不待臨身即。氣襲人肌栗斯時萬類無聲但有。擬槍擊之奈勢過遠彈雖中的而。寒風怒號山谷震撼虎躍登山腰。創之不深所擊又在側面僅中其。一巨石昂首四顧尾挺如戟徐徐。臂虎遂怒吼猛撲發槍者高正舉。左右旋動視線所及若已見犬即。槍以待迎頭一擊此時高與相距。不復如初出之雍容若錦之毛遍。才數尺彈力大洞脊而過虎若不。體側豎忽延伸其前爪殆類呵欠。知者仍撲至二夥相離峇遠得以。畧觸石作響一躍已至山脊距九。浪逃下山高知無可逃乃棄槍抱。

什麼東西。就是西洋女人。戴了那
種大帽子。有什麼舒服。還要插上
許多鳥羽。我說頭上插羽毛。總是
一種野蠻習氣罷。又有什麼宴會
中。袒臂跳舞。也是蠻風未脫。我們
中國人。又何必去學他呢。

(淑珍)

可永弟從柏林寄來一封信。他說
「在春夏之交。收拾許多衣服。自
己弄不來。誰知那位房東的女主
人不聲不響。給他晒的晒。刷的刷。

持虎然肩背已拿虎爪所傷高以頭抵虎額下虎一爪爲高肩所格一爪固於高脇後二爪着地不能用也口向天抵高頭下噬不得人虎遂相持不動第三四當之守者欲發槍則懼殺高倉皇無可爲計皆趨虎前見虎張口怒目則以槍首搗其口惶急之際且不知發槍也及九如奔至連呼抓火四人方悟或擬其口或擬其腹四槍齊發虎乃就斃與高同傾撲於地九如呼聲衆放手高者不聞聽其手牢

不可開重十指深入虎體者幾寸已僵如石人矣昇歸治之逾時始甦然終以肩背流血過多用力過分未數日亦斃嗚呼惜已高與余同生於庚寅年其人雖未嘗讀書而知尚義重然諾其勇邁之氣尤有足多者死生誠有命不然高更祝投玫何變卦之速也哉



弄得齊齊整整安放在箱子裏。你想中國的女太太們可肯給一個外國來的學童做這個勞動事嗎？這就是德國婦女的不可及處。

（可芬）

記者按本期的星期談話會都是女界的投稿可以成功一個女子星期談話會此種稿件尚望女界同志源源惠賜

案探迦塔鎮
(七) 罪與產

生恨天陵吳

第八章 毒藥的結果

威列波隨着一雙灰色眼睛呆呆的瞧着鎮塔迦鎡塔迦大聲道威列波先生快點把警察傳上來兇手就是威林姆和威林姆夫人威林姆聽了大怒舉起一個拳頭跳過來就擊鎮塔迦帖痕不敢怠慢立時握住了他的肩胛摔向後面用全力按住他的身子鎮塔迦氣噓噓的道威列波先生快傳快傳威列波仍是疑信參半呆呆的坐着鎮塔迦急了怒聲說道威列波先生如果捉錯了。我情願拿我的名譽擔保威列波才吩咐警察上樓把他們夫婦倆用鐵索鎖起來威林姆睜圓



社會百問題

素食主義 (不忍)

天笑先生在本誌第二十四期上。做了一篇未來小說。題目叫做「素餐會」。我讀了一遍。歡喜讚歎。不能自己。這是何等有功世道之文啊。我自己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我覺得人類一日不將「肉食」的惡習除去。便是世界一日不能達

着眼睛喘着說道：『好好，我於十二日就到巴黎，怎麼我是兇手？你們這些惡偵探簡直是一羣餓老虎，胡亂咬人。』鎮塔迦把氣息平了一平，坐在一張椅子上，朗聲說道：『威列波先生，我今兒把這殺人的惡魔捉住，委實出你們意料之外。一定萬分驚詫，就是我的朋友帖痕也一定駭怪。如今且命警察到白沙斯路七十號去把同謀犯白雷勃唯拘來。那白雷勃唯的房裏有一隻小鐵箱，箱裏有一柄利刃和

一包毒藥，一併取來，別使他聞風逃遁了。』威列波很沮喪的派四名警察前往拘捕。這時威林姆的面色已經慘白，坐在那裏，哼着兩道目光兀自露出很可怖的兇惡。威林姆夫人也灰白了臉，靜候鎮塔迦宣佈他們的罪狀。鎮塔迦默然了一會，才道：『威林姆先生，我很佩服你的陰謀縝密。如今你且聽着我宣佈你們的秘密和罪狀了。』威林姆呻吟了一聲，鎮塔迦道：『當發現此案我去檢驗的時候，那種刺』

到和平光明圓滿之域，你想人類爲了片刻口腹之慾，便磨刀霍霍，生生逼得些無辜畜類橫遭慘死，又想出種種奇奇怪怪的烹飪法來煮咧、煎咧、蒸咧、炒咧，到底是什麼心腸？畜生雖然不識不知，究竟也是血肉之軀，豈有不知痛苦的道理？但人們却觀於這些可憐衆生臨刑時候的哀鳴狂嘶，絲毫無動於中，以這種殘忍慘酷的人類，充滿了世界大地，試問那『和平』『慈悲』『博愛』之光，還有什麼發

殺的外象就令人詫異。後來我在
嘴唇上驗出紫色。刀上的血跡也
有些發紫。分明是受了毒害。又在
樓梯上拾到一個鈕子。上面牽着
許多布縷。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斐
挪克晚上喝醉歸來。迷却本性。受
了你們的毒藥。劑毒死。這個鈕子
就是由樓上遷到花園旁邊的。左
證因為我料定斐挪克是個很精
細的人。那大衣上的鈕子無端決
不會牽在一根釘子上的。這分明
是怨迫移屍的原故。我後來又偵
查。好久都說斐挪克不是個鹵莽
人。我的理想便益發堅固。但是受
毒和未受毒那時。還將信將疑。委
決不下。所以把那柄兇刀帶回寓
所。預備化驗。刀上的血跡才敢斷
定。既經孟爾德醫士驗明。我才省
了這一番手續。當時我細細研究
論起無象。顯然不是自殺。然而無
論何種暗殺案。一大半却出於仇
害。像斐挪克的爲人。既很和藹。那
麼還有誰仇視他呢。而且照先受
毒。而論分明不是外人所爲。所以

揚之可能。

所以我說『要世界達到真正和
平。光明圓滿之境。第一先要戒殺。
戒殺的第一步。便是人類先提創
素食。』

有人引證耶穌所說的兩句話來
表明『素食』是不必行的。『肉食
』是無傷於人道主義的。耶穌說
『天生各種飛禽走獸水族。原是
預備給人類做食品的。食之無妨。
』我說耶穌在世時。竭力拿『博
愛』兩字來教化人。果樹上未長

我就單從家庭方面着想。但是推測到家庭方面又非常困難。你既於四日前到巴黎。斐挪克夫人又在他姊姊家裏剩了一個婦人。似乎做不出這麼一回事。因此我對於你夫人的話非常注意。據他說你是四日前到巴黎的。我問他。可是預定的日期。他答我的當兒。很不流利。我就有些疑心。又問他到巴黎做什麼。他說是關於銀行的事。我再問他是什麼行號。他過了一會才說是喚做巴魯司。我見

他那種躊躇態度。疑心更熾。所以我回寓的時候。就打了個電報到巴魯司銀行。問一個朋友。可曾有個喚做威林姆白頓的。到這裏不久。便有回電說。沒有這麼一個人。來過。那時我胸中就存了個成見。這案子的兇手。一定是你這惡魔無疑。却假託到巴黎。所藏在一個人家。這人家便是白雷勃。唯我如今才明白。那天晚上。既知道你不曾到巴黎。就暗地到你家去偵察。誰知可憐的斐挪克夫人正抱着

成熟的果子。還不忍採擷。怎的倒說那有生命知痛苦的飛禽走獸。水族本來是供給人類做食品的呢。莫說耶蘇不會說這話。即使果真說了。也未必一定是不錯的罷。有人說『我本來很想吃素。可是實在不敢輕於嘗試。怕的是人家要取笑於我呢。』我說你這人真討厭了。你吃素的見了人家不吃素的。不去笑他們。顛倒怕人家不吃的。來笑你吃素的嗎。須知『殺生』是辭典上最惡劣的名詞。『

厭世主義自縊死了。我很失望的。回來第二天都閑傳這件案子。斐娜克夫人是主要犯。其實斐娜克夫人之死完全與此案不相干的。又把白拉克菲夫婦捲入旋渦。說是嫌疑犯。我雖明知冤屈。因為不曾搜到你的證據。只好眼睜睜望着好人受累。一些兒不能援救。我把白拉克菲送到警署後。便到你家裏。你夫人還說已得到你的回電。不久就回來。我問他對於白拉克菲夫婦被拘的態度。他竟有意藉此卸罪意思。間似乎白拉克菲就是此案兇手。真毒心極了。那時我在你的臥室裏看見你一張照片。很注意了一下。回來便到你姑母家裏談了很久。我經過白沙路時。看見白雷勃唯家裏坐着一人。似乎是五十多歲的人。撇着兩片黑鬚。我細細觀察。就識破了你的化粧。那時我胸中的種種疑團。立刻就完全冰釋。然而我還有些恍惚。或者是誤認了。晚上我化妝你的夫人到白雷勃唯家去你。

「肉食」是人類中最卑鄙的行爲。只是幾千年來。人們殺生殺慣了。肉食吃慣了。便看得『殺生』『肉食』這兩件事。稀鬆百懈。平常得緊。其實那裏不是罪惡咧。你吃素的見了人家不吃素的。不去笑他們。顛倒怕人家不吃素的來笑你吃素的嗎。

再說有些人因為素食是不大衛生的。所以不肯吃素。這更是強詞奪理了。爲了你一個人的衛生。便白白的犧牲了無數物類的性命。

却未能識破只和我說了一句簡單的。話教我對警察署說一星期就可由巴黎回來我回寓時就想立破你的陰謀又因為沒有證據只索仍藏在我一個人心裏一壁偵探你的證據一壁研究你謀死親弟的原因到了昨天你果然大模大樣的卸除化粧恢復你的威林姆了你那種暴烈性子很使人難堪以爲這樣大搖大叫才可以表示痛弟心切真笨拙極了你此對的那柄兇刀却是一對中的一

聽說你到了警署心想你既恢復原狀白雷勃唯那邊一定不加防範正是搜集證據的好機會我便又裝成你所裝的模樣果然白雷勃唯一些兒不疑心和我點了點首就讓我一個人進房了我到了房裏四處搜索並沒有一件犯罪的物品末後發現了一隻小鐵箱我用百合鑰開下來裏面正藏着一柄利刃和那柄兇刀一樣我心裏一動明白這兩柄利刃本是一對的那柄兇刀却是一對中的一

這理可說得通嗎。你殺死了無數物類的性命。來補益你個人的身體。你的忍心嗎。況且素食不大衛生。這句話。是絕對的不對的。素食不特無礙於衛生。而且有益於衛生。這已經全世界各國著名醫士所公認。所以現在歐美各國（不僅歐美各國。不過歐美各國比較的多些。）的素食者（VEGETARIAN）也一天一天的增多。這並不是我信口胡柴。是的。的確的。一件實事。

柄箱中還有一包毒藥。大概就是毒斐挪克餘下來的證據。確鑿你的殺人罪名也就成立。所以你到這裏看見那柄兇刀不禁楞了一楞。我的眼光是尖銳不過的什麼事都瞧得透。那時我本當將你拘起。回耐沒有警察輔助。又因為你的夫人不會同來。只好捱過一天。如今我再把你謀殺親弟的目的宣布出來。你因為你的姑母萊荷夫人有五十萬財產。打算給斐挪克承襲。你就大大不快。起了惡

念。甘自認罪。爲將來承襲財產之計。這個我是很明白的。你的夫人對於萊荷夫人處處表示親愛。那晚斐挪克夫人自殺的時候。我就瞧出來。哪威列波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道。唔。原來是『遺產的緣故』。

鎮塔迦說了這一大篇話。把威林姆的秘密宣洩無遺。像水在竹籃裏一般。一些兒沒有停留。那威林姆的臉上益發慘白。了一雙眸子也慢慢的沒有光了。末後他還鼓

還有一種反對素食主義的人。他們說。各種蝦魚鳥獸的供給。人類的食品。是彼等（蝦魚鳥獸）一種犧牲。彼等爲了人們的幸福。是應當犧牲的。所以食之無妨。這話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骨子裏是錯了。犧牲不是人人辦得到的。人類猶然。何況畜類。況且犧牲是要本人情願的。若是本人不情願。而他人加以一種強迫手段。使本人不得已而犧牲。則便是犯了『侵奪自由』的律法。是萬萬

起餘勇喘息着說道鎮塔迦先生
我很佩服你把我的秘密全個兒
被你探出來了鎮塔迦道威林姆
先生到了此刻也該生了懺悔心
究竟同謀的還是誰呢威林姆閉
着眼睛咬牙說道這件事是我一
個人做的就是我的夫人也不知
道鎮塔迦冷笑道這話是沒用的
了威林姆夫人顫着聲說道你別
聽他我是同他一起殺我妻挪克
的我實在也是個殺人兇手請你
們快把我送到上帝面前去罷帖

痕跡他們陰謀失敗很覺可憐這
時那四名警察已把白雷勃唯拘
來一個警察捧了一隻小鐵箱那
白雷勃唯是個三十多歲的人被
警察們拘捕上樓的時候臉上滿
籠了一派死氣那種沮喪頹敗的
模樣也着實可慘他見了威林姆
和威林姆夫人彼此只瞧了一眼
都不作聲鎮塔迦把鐵箱接過來
用百合鑰開下裏面果然有一柄
利刃和一包毒藥鎮塔迦把那柄
利刃和兇刀一較的確是一對便

不可的請看那些爲了人類口腹
的犧牲者牛咧羊咧豬咧雞咧鴨
咧魚咧以及其他各種水陸上的
牲畜那一個臨死的時候是俯首
帖耳視死如歸情願犧牲了自己
性命供給智識階級上的人類做
食品的可見彼等不願就死不願
犧牲但人們却硬將彼等生生的
逼死了這樣的逼迫式的犧牲究
竟可以爲訓嗎咳人們爲了自己
一點口腹之慾便忍心違心造出
這種障飾的話來罪過啊罪過啊

授給威列波道威列波先生有了這兩樣證據他們的罪名足可成立我的責任至此也算盡了威列波很誠懇的表示一種感激感令警察把他們三人帶走鎮塔迦和帖痕也到法庭上做證人那警察署長潑利斯頓見了鎮塔迦也表示一番謝意立刻就釋了白拉克菲和白拉克菲夫人白拉克菲夫人的玉容已消瘦了許多目眶深陷似乎已歷盡艱辛於是由署長把他們一起人送交法庭裁判法

官白屈姆勳爵升堂傳訊威列波押着他們到了法庭上書記官宣讀案情白屈姆勳爵先問威林姆道威林姆你就是此案兇手麼威林姆道我正是殺死親弟的兇以下可就不必問了白屈姆勳爵點了點頭又問威林姆夫人和白雷勃唯他們都直認不諱這一起罪犯倒並不會費長時間的審訊靜候法官判決在這當兒忽聽得一陣大嚷由外面奔進一個人來大聲叫道我也是兇手我也是兇

總之素食主義是應當提倡的。我親愛的同胞啊。快快澈底覺悟。實行吃素。做一個真正人道主義的先覺罷。

不忍此作。粗率不文。無當大雅。第區區之意。固不在以奇文聳人觀聽。願讀者讀此文後。不因其文之陋而忽之。相率提倡素食。使夫『殺生』慘劇。不再存於大地之上。則鄙人之萬幸矣。不忍附識

手這麼一陣大叫。法庭上的人全體震驚。連鎮塔迦也怔住了。白屈姆勳爵喝道：「你是誰？敢擾亂法庭麼？」那人道：「我喚海萊脫萊苟是殺斐挪克的兇手。」白屈姆勳爵問威林姆道：「威林姆，這人是誰？你認得他麼？」威林姆怔了一會，囁嚅着道：「他是我的表弟，我認識他的。」白屈姆勳爵道：「他和你同謀的麼？」威林姆道：「沒有這回事。這件案子實在是我一人做的。」白屈姆勳爵道：「那麼他怎麼又跑來自首呢？難道是

一個瘋人麼？」威林姆道：「他平時可有這種瘋病？」威林姆道：「沒有瘋病。是一個好好的。」白屈姆勳爵怒道：「噲！海萊脫，你到這兒來做什麼？」海萊脫道：「我是殺斐挪克的兇手。特地來投案的。」威林姆道：「法官別聽他。他是個清白無罪的人。」海萊脫也道：「法官別聽他。我委實是斐挪克案中的兇手。他們這樣爭執，倒把白屈姆勳爵難住了。」威列波對鎮塔迦道：「鎮塔迦先生，你瞧怎麼樣？鎮塔迦很喪賴的。」道：「他或者是

此案兇手。」威列波道：「我的天，這就奇哪？」鎮塔迦走到海萊脫旁邊道：「你當真是此案兇手麼？」海萊脫道：「當真的。」鎮塔迦道：「如此，你可從實稟上。如果無理取鬧，那法律也不能容你的呀。」白屈姆勳爵道：「鎮塔迦，這案子是你擔任辦理，究竟海萊脫是否與此案有關？諒該也有幾分明白。」鎮塔迦道：「我也曉得他是個無賴，不過是否爲此案兇手，竟沒知道。且待他自己說了罷。」是否確實，我倒能辨得出來。（未完）

我之試作



一個賀客

謙謙

一個。偌。大。的。銀。行。開。幕。了。高。大。洋。房。門。口。排。列。着。許。多。車。輛。轟。轟。烈。烈。好。不。熱。鬧。一。班。賀。客。都。是。些。政。客。名。流。貴。紳。巨。賈。衣。履。輝。煌。聲。勢。顯。赫。來。來。往。往。如。穿。梭。一。般。那。經。副。理。招。待。員。穿。着。長。衫。黑。馬。褂。的。常。禮。服。胸。前。掛。着。鮮。紅。的。綢。花。鞠。躬。點。首。左。右。周。旋。忙。得。好。不。興。緻。唉。他。們。是。借。着。金。錢。的。能。力。所。以。有。此。闊。綽。的。排。場。那。麼。來。的。賀。客。豈。然。要。有。相。當。的。程。度。帶。着。些。金。錢。臭。味。了。那。知。離。這。銀。行。數。十。步。外。却。施。施。然。來。了。一。位。特。別。賀。客。烈。日。炎。蒸。熏。風。拂。面。一。株。小。樹。陰。下。立。着。一。個。似。農。非。農。似。商。非。商。的。人。物。穿。件。夏。布。長。衫。已。成。了。灰。白。色。上。面。重。重。疊。疊。的。皺。紋。彷彿。五。六。十。歲。勞。工。的。苦。臉。戴。着。草。帽。穿。着。綬。鞋。還。是。五。年。前。的。時。式。貨。被。塵。土。封。滿。已。失。了。他。潔。白。和。烏。黑。的。本。來。面。目。他。立。着。還。帶。一。種。悶。促。不。安。的。神。氣。這。人。是。誰。就。是。所。說。的。特。別。賀。客。了。但。他。既。是。賀。客。緣。何。不。進。去。道。賀。在。這。無。聊。的。馬。路。上。徘徊。作。甚。呢。因。他。是。徒。步。而。來。沒。有。那。汽。車。馬。車。做。他。的。開。路。

一個賀客

先鋒他沿路走來已被那嗚嗚的
聲音吵得頭昏有時那人力車還
噲兒噲的排擠他好不容易慢慢的
走到目的地已見門前擠滿了車
輛連走路的縫兒都沒有他立久
了腿也酸了那碧空的烈日分外
照得起勁彷彿要將他全身的熱
汗蒸流淨盡似的
好了車兒馬兒漸漸鬆動了讓開
一條小路他便三步改作兩步的
踏進了那高大的門剛立定脚便
有一個很漂亮的茶役穿着雪白

的大褂刷着烏黑有光的分頭迎
着他點了點頭便問道你們是那
裏的他也不理慢慢吞吞地掏出一
張名片茶役接了立着不動彷彿
等待什麼似的他到怔住了隨口
道經理室在那裏茶役凝了凝神
問道貴主人還未下車嗎待我請
去他纔恍然知他是誤會了便發
出很沉着的聲音道這名片就是
我的茶役頓現出一種驚異和輕
慢的態度看了看他纔慢慢轉身
向經理室走去不一會茶役持着

二

名片出來堆下一層和藹恭敬的
顏色低聲道請
不半刻鐘光景經理室裏忽地傳
出一陣談笑的聲浪接着一班招
待員隨着經副理簇擁着一位穿
夏布長衫的貴客出來走着還說
笑着那經理臉上和悅之中還帶
十分恭敬的神氣咦這不是剛纔
站在馬路上的賀客嗎他緣何又
這樣光榮呢唉他何嘗不是銀行
界的偉人何嘗不是銀行界的老
前輩祇因他這幾年命運不佳失

却。行。長。經。理。的。頭。銜。和。金。錢。的。魄。力。那。又。麻。雀。吃。花。酒。的。交。際。久。已。沒。有。資。格。親。近。他。的。聲。勢。怎。能。不。一。落。千。丈。但。是。他。憑。着。十。數。年。的。老。資。格。還。得。他。們。面。子。上。的。恭。維。當。他。辭。別。衆。人。踱。出。門。外。一。步。一。趨。的。仍。行。他。緩。步。當。車。的。主。旨。冷。不。防。鳴。的。一。聲。一。輛。汽。車。飛。馳。而。過。他。倒。嚇。了。一。跳。募。覺。受。着。感。觸。長。歎。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唉。金。錢。萬。能。勇。猛。的。汽。車。啊。你。還。比。那。漂。亮。茶。役。的。氣。餒。還。大。嗎。

一個賀客

●情天微雲

(轉陶)

天壤間最所不容者爲情波。

情人眼淚之流動。即爲墜入恨海之導線。

純潔之情。有如清水之明淨。

花殘月缺之景。必爲初涉情海者所憎惡。

人之視其情。人雖媿亦妍。

聚千古情事記之。雖罄南山之竹。亦不勝書。

曠達之人。才能蹈情網。

原文献无此文